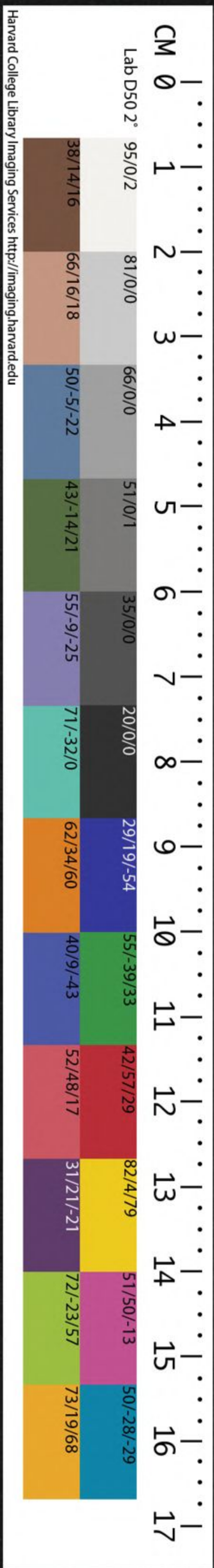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2516/7928 (147)



卷
卷
百
二

史緯卷三百一

金史六

表

宗室

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其後以部爲氏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者其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顏蓋踈族若石土門廸古乃是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避睿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宣宗詔宗室皆稱完顏大定泰和之間袒免以上親皆有屬籍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薨卒輟朝親親之道行焉



貞祐以後譜牒散失不能盡錄也

交聘

天下之勢曷有常哉金人日尋干戈撫制諸部保其疆圉以求逞志於遼也豈一日哉及太祖再乘勝已即帝位遼乃招之使降是猶龍蒸虎變欲誰何而止之厥後使者八九往反終不能定約束何則取天下者不徇小節成算既定終不為卑辭厚禮而輟攻遼人過計宋人亦過計海上之書曰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此何計之過也血刃相向百戰而得之卑辭厚幣以求之難得而易以與人豈人之情哉宋之失計有三撤三關故塞不能固守燕山汴京城

宗澤保守
汴京何必
別都

說得是高
宗臣於金
不及晉元
帝遠矣

下之盟竭公私之帑以約質不力戰梁秦而稱臣於江左金人豈愛宋人而為和哉策既失矣名既屈矣假使高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山東陝西不然亦不失為晉元帝其孰能臣之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稱與之是誰強之耶金人出于高麗始通好為敵國後稱臣夏國始稱臣末年為兄弟於其國自為帝宋於金初或以臣禮稱表終以侄禮往復稱書故識其通好與間有兵爭之歲其盛衰大指可觀也已

史緯卷三百二

金史七

列傳

太子允恭

太子允恭本名胡土瓦世宗第二子母明德皇后烏林答氏
 允恭孝友謹厚大定二年立為皇太子奏曰東宮賀禮親王
 皇族皆北面拜伏臣但荅揖伏望聽臣荅拜庶惇親愛之道
 世宗從之世宗以儒者鄭松為左諭德令輔太子讀書太子
 嘗顧松使取服帶松曰臣忝諭德不敢奉命太子改容謝之
 益加禮遇故事大駕鹵簿乘玉路皇太子鹵簿乘金路六年

世宗自西京還都禮官不知皇太子自有鹵簿金路乃請太子就乘大駕綴路行在天子之前上疑其非禮詳閱舊典禮官始覺其非禮部郎中李邦直等削一階太常少卿武之才等削兩階七年太子有疾詔左丞守道侍湯藥徙居臨芳殿調治九年世宗命太子避暑于草濼隋王惟功從行太子言遠去關廷獨就涼地非臣子所安世宗不聽百官辭于都城之北再拜太子荅拜八月至自草濼入見世宗甚喜詔皇太子供膳勿月文歲給五千萬十年帝在承華殿經筵太子太保壽王爽啓曰殿下頗未熟本朝語何不屏去左右漢官皆用女直人爽退帝曰宮官謂之諭德贊善義可見矣而欲去

之無學故也使者出東還太子問民間何所苦使者曰官庫錢滿有露積者而民間無錢以此爲苦太子曰貯之空室雖多奚爲謂戶部尙書張仲愈曰天子富藏天下何必獨在府庫因奏曰錢在府庫何異銅鑛在野乞流轉使公私俱利世宗從之十一月有事于圓丘命行亞獻禮十二年世宗聞德州防禦使胡刺謀叛曰朕於親親之道未嘗不篤輒敢如此太子曰叔胡刺性荒縱耽娛樂而無子嗣忽起狂謀望更闕實之十七年侍宴于常武殿進粥有蜘蛛在盃中與食混合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爾豈汝罪哉十九年詹事烏林荅愿入謝命取幞頭腰帶官屬曰此見

宰相師傅之禮也。太子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爾十一月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太子徒行輓靈車，遇大風雪，左右進雨具，却之。比至墳，所衣盡濡濕，觀者無不下淚。海陵雖黜，宗幹尚稱明肅皇帝。太子奏曰：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弑主自立，追崇其親，逆祀於廟。今海陵既廢為庶人，而父宗幹猶竊明帝之名，列廟祧之數，宜削去帝號，止從舊爵。明詔中外，俾知大義。乃降封遼王。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詔太子監國。太子奏曰：臣在東宮二十餘年，過失甚多，陛下以明德皇后之故，未嘗見責。臣誠愚昧，不堪居守，乞備扈從。世宗曰：凡人養子，皆望投老得力。朕留太尉左右丞參政，輔汝彼。

皆國家舊人，可與商議。且政事無難，但用心公正，久必自熟。太子流涕，左右皆感動。太子在東宮時，中侍出入未嘗限阻，及監國，召中侍諭之曰：我向在東宮，不親國政，今既守國，汝等有召命，然後入。近侍報瑤池金蓮開，請設宴。太子曰：聖上東巡，命我居守，何敢宴遊廢事。採數花來足矣。七月，遣子金源郡王麻達葛奉表問起居，請世宗還都。太子自監國，深懷謙抑，宮臣不庭拜，不侍立，免朔望禮。二月，遣金源郡王奉表賀聖壽。六月，有疾薨于承華殿。世宗自上京還，次好水川，訃聞，為位臨奠，大慟。親王宗室百官侍衛皆會哭。比至中都，為位奠哭者七焉。太子在儲位久，恩德及人者深，每日三時侍。

衛軍士入臨伏哭聲殷如雷中都百姓市門巷端爲位痛哭
謚曰宣孝殯于南園熙春殿世宗未入國門先至熙春殿臨
奠慟哭比塋親臨者六塋于大房山世宗欲加帝號以問羣
臣翰林修撰趙可曰唐高宗追謚太子弘爲孝敬皇帝左丞
張汝弼曰此蓋出于武后遂止乃別建廟祭用三獻樂用登
歌二十六年立子璟爲皇太孫二十九年世宗崩太孫卽位
追謚光孝皇帝廟號顯宗太子天性仁厚梁檀兒盜金銀葉
憐其母老李福興盜段疋值坤厚陵禮成家令本把盜銀器
值萬春節皆全活之亾失物者責其償而不加罪聞四方饑
饉輒奏請賑贍敬禮大臣友愛兄弟明德皇后塋坤厚陵諸

妃皆祔及發引趙王惟中以其母轎車先發令張黃蓋前行
太子呼執蓋者不應少府監張僅言欲奏其事令止之善射
而不殫物嘗奉詔拜陵射一鹿獲之曰足奉祀事焉用多殺
遂命罷獵贊曰顯宗孝友惇睦在東宮二十五年承意開導
四方陰受其賜天不假之年惜哉

后妃

昭祖后徒單氏性剛毅人莫敢婚獻祖將爲昭祖娶婦曰此
子勇斷異常柔弱之女不可以爲配乃爲昭祖娶焉昭祖久
未得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
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

烏古乃是爲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鷄。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幹都拔。又久之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旣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者所命名之。景祖立，烏古出，酌酒，屢逆皇后。后曰：巫言驗矣。悖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祖殺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之業，奈何殺之？欲殺景祖。后匿景祖，出謂衆曰：爲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將焉用之？吾割愛而殺之，烏古乃不知也。汝輩寧殺我，衆乃罷去。卒謚威順。

景祖后唐括氏，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賓客，多置酒饌，享隣里。迨于行旅，景祖飲食過人，時人名之曰活羅。昭祖曰：儉嗇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烏古。乃聞后性度，乃娶焉。遼使同幹來伐五國，蒲聶部景祖使后與劾孫爲質於拔乙門，而與同幹襲取之。遼主以景祖爲節度使，后雖喜賓客而自不飲酒。景祖與賓客飲，后聽之，翊日枚數其所爲，無一不中。繁宥有醉而忿爭者，輒自歌以釋之。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食慰諭之。景祖行部，后輒偕行，政事獄訟皆與決焉。景祖沒後，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稟於后，而後行。勸懲其勝負，農月親課耕耘刈獲，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勤於事者勉之，怠者訓勵。

之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會桓赦散達至時已有隙被酒語相侵遂舉刃相向后起兩執桓赦散達手謂之曰汝等皆吾夫時舊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與小兒子輩忿爭乎二人怒乃解后不妬忌能輯睦宗族當時以爲有丈夫之度云卒謚昭肅

太祖崇妃蕭氏熙宗時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之甚謹海陵篡立尊大氏爲皇太后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海陵積不能平及殺宗義等誣太妃以隱惡殺之併殺其子任王隈喝大定十九年詔改葬致祭上欲復太妃舊號禮官議前代稱太妃者皆以子貴稱后繫夫稱太繫子蕭妃不得

稱太止當追封妃乃封宗妃云

熙宗皇后裴滿氏皇統一年太子濟安生熙宗甚喜肆赦告天地宗廟彌月冊爲皇太子未周歲薨熙宗在位宗翰宗幹宗弼相繼秉政帝初年臨朝端默雖國家多事而廟筭制勝齊國就廢宋人請臣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宗弼旣没后干預政事無所忌憚宰執往往因之以進熙宗未有繼嗣后頗掣制之熙宗內不能平因無聊縱酒酣怒手刃殺人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熙宗怒故興國停所賜海陵本懷覬覦因此疑畏愈甚蕭牆之變從茲起矣近侍高壽星隨例遷屯燕南入訴於

后后激怒熙宗殺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壽星遂不遷秉德與海陵合謀熙宗既積怒后而愛胙王常勝妃撒卯遂殺后以撒卯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妃夾谷氏張氏裴滿氏明日熙宗見弑海陵已弑熙宗詭以熙宗將議立后召諸王大臣左丞相塞里以爲信然將入宮謂人曰上必欲立常勝妻爲后我當力爭之及被執猶以爲熙宗殺之曰誰能爲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獨念主上無助耳海陵以后死無罪降熙宗爲東昏王追謚后爲悼皇后大定間復熙宗帝號謚后爲悼平皇后耐葬

海陵嫡母徒單氏無子次李氏生鄭王充徒單氏養以爲子

次大氏生三子長卽海陵也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亦謹相得歡甚充與海陵俱爲熙宗宰相充嗜酒徒單氏怒之尤愛海陵而海陵常懷嫡妾之嫌及弑熙宗徒單氏與太祖妃蕭氏相顧愕然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氏入宮見海陵不賀海陵銜之天德二年徒單氏與大氏俱尊爲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徒單氏生日大氏入爲壽徒單氏方與坐客語大氏跽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止之海陵曰今日豈得尙如前時邪自是嫌隙愈深四年海陵遷中都獨留徒單氏於上京徒單氏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

徒單此事
原不是

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氏。謂海陵曰：「永壽宮待吾母子甚厚，慎無相忘也。」徒單氏生日，海陵使秘書監納合椿年上壽。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三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往，上京奉遷山陵，因命與太后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海陵詣玉曰：「醫巫間山多佳致，祭奠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覽。」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謁梓宮，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于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闕溫清，願太后痛笞之，不然於心不安。」太后親扶起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

大氏好人

古曰：金之產尚且愛之，我有子如此，寧忍笞乎？太后至海陵，帥白官郊迎，入居壽康宮。海陵及後宮宰臣以下奉觴上壽，極歡而罷。海陵侍太后于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太后亦以為誠然。及謀伐宋，太后止之。海陵心中大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徙汴京，太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動靜。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言動，以告海陵。樞密使僕散師恭征契丹，入辭太后，與師恭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止之，不見聽。

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以太后養充為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使點檢大懷忠、翰林待制幹論、尙衣局使虎特末、武庫直長習失、護衛高福弒太后，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即擊殺之。太后妹安特多口，必妄言，當令速死。太后左右數人皆殺之。太后方擣蒲，大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起者再。高福等縊殺之，年五十三。并殺安特及郡君白散、阿魯瓦、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等。護衛溫廸罕查刺、直長撒八、小底忽沙等，命焚太后屍，棄之於水。充子檀奴、阿里白見殺，元奴、耶補兒逃歸。世宗

世宗妃死，終亮而待，處妻如此，所以為世宗也。

召師恭自軍中還，殺之，封福娘為耶國夫人。許祉南回以為如，賜銀二千兩，以特末哥為澤州刺史。戒無酖酒，毆福娘，否必殺汝。大定間，謚徒單氏曰哀皇后。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誅之。及宗幹去帝號，復封遼王。徒單氏降為遼王妃。海陵后徒單氏，正隆六年，海陵幸南京，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備法駕，海陵乘玉輅，與后及太子光英共載而入。海陵遇害，陀滿訛里也殺光英於汴。世宗憐其無依，詔歸父母家，歲賜錢二千貫。奴婢皆給官廩。海陵善飾詐，初為宰相，廢膝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逞欲無厭，殺諸宗室，釋其婦女。莎魯刺妻、胡里刺妻、胡失來妻、乂里罕妻，皆欲納之宮中，諷宰相

奏請之，使徒單貞謂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外議紛紛，奈何復爲此邪？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從，復使貞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擇焉。貞曰：上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具奏，遂納之。修儀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海陵見熙宗悼后干政心惡之，故不使母后預政事。於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尚書省凡后妃有干請者，收其使以聞。壽寧縣主什古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師姑兒、海陵從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餘都，再從林邨國夫人重節再從兄之女，及表兄張定安妻奈刺忽

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唯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耻，皆與之私。重節昭妃蒲察氏前夫所生，蒲察以與海陵淫，批其頰，海陵怒殺之，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帳，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抉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闕懶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自揉拉墮其胎。蒲察阿虎迭女叉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海陵欲納之，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入宮，養之至

子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嫁宗室乙刺補海陵使人諷乙刺補出而納之世宗爲濟南尹海陵召夫人烏林荅氏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海陵淫惡浮於桀紂矣

睿宗后蒲察氏世宗嫡母也世宗卽位追謚欽慈皇后世宗嘗曰今之女直雖親戚中表亦不能知其詳太后之母乃太祖之妹子孫不知也因謂宗叙曰亦是卿父譚王之妹知之乎宗叙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疎遠何十九年宰相請以后族人勸農使莎魯窩除外官上曰莎魯窩雖太后戚屬不開政事不可使治民富貴之可也

已用浮屠法不必念鄉土矣

李氏世宗母遼陽人父雛訛只遼桂州觀察使天輔間選東京士族女子赴上京后入睿宗邸生世宗睿宗薨世宗年十三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髮爲比丘尼號通慧圓明大師賜紫衣歸遼陽建清安禪寺別爲尼院居之又自建浮屠正隆六年世宗爲東京留守后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世宗奉遺命及卽位尊謚爲貞懿皇后詔有司增大舊塔起奉慈殿於塔前是爲垂慶寺勅禮部尚書王競爲塔銘以叙其意復建神御殿於清安寺

世宗皇后烏林荅氏睿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之服御也

睿宗沒後世宗寶畜之後謂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當獻
之天子世宗獻之熙宗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酗酒獨於世宗
無間海陵篡立深忌宗室烏帶譖秉德以爲意在葛王秉德
誅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海陵以世宗畏已由是忌
刻稍息后不如忌嘗有疾世宗視醫藥數日不離后曰大王
待妾過厚其知者以爲視疾不知者恐有專妬之嫌世宗在
濟南海陵召后来中都后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害王我當
自勉不以相累也召家人謂之曰自我爲婦以至今日未嘗
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禍多奴僕誣陷之汝等皆
先王舊人當念舊恩以此爲戒違吾言者我於冥中必不赦

汝后既發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六十里防者稍緩后
得間卽自殺海陵疑世宗教之改世宗西京留守大定二年
追冊爲昭德皇后立別廟以后兄子天錫爲太尉上謂天錫
曰朕四五歲時與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於膝上曰吾婿
七人此婿最幼後來必大吾門今言猶在耳也六年利涉軍
節度副使烏林荅鈔兀受賊當死有司奏鈔兀后大功親當
議詔論如法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于東宮酒酣命豫
國公主起舞罷上流涕謂之曰汝母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
中宮者念皇后之德故也祔塋興陵

公主起舞
亦金俗

元妃張氏生趙王永中而卒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永中

于諸子最長徒單克寧議立章宗爲太孫世宗曰克寧與永
中有親而建議立太孫真社稷臣也尙書左丞張汝弼永中
母舅汝弼妻高氏屢以邪言怵永中畫元妃像朝夕事之挾
左道覬望徼福明昌二年高氏誅事連汝弼永中汝弼已前
死章宗心忌永中諫官賈守謙路鐸上疏寬解上意章宗愈
怒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持其事不決章宗罷之諫官皆斥外
賜永中死金代外戚之禍惟張氏云
元妃李氏南陽郡王李石女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潞王
允德大定七年封元妃世宗感念昭德皇后不復立后元妃
下皇后一等在諸妃上石有定策功世宗厚賞而深制之寵

以尙書令而責成左右丞相妃雖貴不得預政宮壺無事大
定二十一年薨衛紹王卽位追謚皇后

顯宗后徒單氏父貞尙遼王宗幹女梁國公主拜駙馬都尉
公主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焰滿室旣寤而后生紅光燭庭后
莊重寡言父母令總家事細大畢辦諸男不及也世宗卽位
貞爲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腹心
臣然未嘗助彼爲虐况卿家法可尙其以卿女爲朕子妃顯
宗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封爲皇太子妃生章宗世宗
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
效法之章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宮曰隆慶詔所應用內庫奉

之母拘其數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恭儉見諸大長公主禮如平時嘗誠諸侄曰皇帝以我故推恩外家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家常憲一日妹并國夫人嫂涇國夫人侍側論之曰爾輩家累素重且非豐厚宜約財用勿以吾爲可恃吾受大官之養不置私積况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以富私室家人有以玉盃進者却之曰貴異物而費財用我弗爲也今以此爲獻徒費汝財我實無用崩年四十五謚曰孝懿

章宗元妃李氏名師兒其家微賤有罪沒入宮籍監大定末師兒以監戶女子入宮宮教張建教宮中故事以青紗隔障

蔽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不得見面有不識字及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爲領解建不知是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問建女子中誰可教者建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使人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師兒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爲昭容明年進淑妃父湘追贈上柱國隴西郡公祖曾祖皆追贈兄喜兒嘗爲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四方競進之徒爭趨其門南京李炳中山李著與通譜系超取顯美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怙財固位紇石烈

執中貪復不法，屢斥屢起，終亂天下。自皇后沒，中宮虛位久，章宗意屬李氏，而國朝故事皆徒單。唐括蒲察拏懶僕散紇石烈烏林荅烏古論諸部長之家，世爲婚姻，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章宗欲立之，大臣以爲不可，上不從。臺諫固諍，上不己，封爲元妃。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章宗宴宮中，優人瑋瑁頭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向上飛則風雨順，時向下飛則五穀豐登，向外飛則四國來朝，向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帝以繼嗣未立，禱太廟山陵，少府監張汝猷奏皇嗣未立，乞遣近臣詣諸岳觀廟祈禱，詔刑部員外郎完

顏匡往亳州禱太清宮。泰和二年，元妃生皇子忒隣，羣臣上表稱賀，宴于神龍殿，詔平章政事徒單鎰報謝太廟，遣使亳州報謝太清宮。旣彌月，封爲葛王。葛王世祖初封，不以封臣下，生滿三月，勅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于玄真觀，祈福御慶和殿浴之，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賀。生二歲而薨，八年承御賈氏范氏皆有娠，章宗已得疾，時衍王永濟自武定軍來朝，章宗於父兄中最愛衛王，欲立之。衛王朝辭，章宗力疾與之擊毬，謂衛王曰：「叔王不欲作主人，乃遽去邪？」元妃在傍，謂帝曰：「此非輕言者。」十一月，章宗大漸，衛王未發，元妃與黃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恆召之，守恆頗知書識

衛王既即位
安肯立
其始生之
子章宗亦
寢矣

大體謂元妃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乃使守恆召平章政事完顏匡顯宗侍讀最為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遂與定策立衛王章宗崩遺詔皇叔衛王即位有曰朕之內人見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為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大安元年詔曰章宗皇帝以天下重器畀于眇躬遺旨謂掖庭內人有娠者兩位如得男則立為儲貳申諭多方皎如天日朕雖涼菲實受付託思克副於遺意每曲為之盡心擇靜舍以俾居造懿親而守視欽懷皇后母鄭國公主及乳母蕭國夫人晝夜不離昨聞有爽於安養是用軫憂而弗寧爰命大臣專為調護今者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卽康

奏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來事未可度知范氏產期合在正月而太醫副使儀師顏言自年前十一月診得范氏胎氣有損調治迄今脉息雖和胎形已失范氏自願於神御前削髮為尼重念先皇帝重屬大事豈期聞此深用怛然今范氏既有損賈氏猶或可與告於先帝願降靈禧默賜保全早生聖嗣尚恐衆庶未究端由要不匿於播敷使咸明於吾意四月詔曰近有訴元妃李氏潛計負恩自泰和七年章宗違豫李氏與新喜竊議儲嗣未立欲令宮人詐作有身計取他兒詐充皇嗣遂於年前因賈承御病嘔吐腹中若有積塊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新喜謀令賈氏詐稱有

身俟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爲皇嗣會章宗崩謀不及行當先帝彌留之際命平章政事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勅旨欲喚喜兒鐵哥事既不克竊呼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與計因品藻諸王議復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單張僧遣人召平章已到宣華門外始召入內遵遺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數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服李氏亦不卽來猶與其母私議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鴛鴦符以事魘魅致絕聖嗣所爲不軌莫可殫陳事旣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欵服命宰臣往審亦如之有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

百僚執奏堅確令賜李氏自盡王盼兒李新喜各正典刑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兄弟少府監鐵哥追除復係監籍於遠地安置諸連坐並依律令施行承御賈氏亦賜自盡自章宗崩三日遂稱范氏胎氣有損章宗疾彌留亦無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勅旨或謂完顏匡欲專定策功構致如此自後不復稱元如但曰李師見及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請貶衛王降爲東海郡侯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虛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罔近因集議提點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內有寃時達職在近侍

政德護賈氏所以知之朕親臨問左證其事曖昧當時被罪
貶責者可放免還家由是李氏家族得還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其父嘗夢二玉梳化為月已而生二
女及沒有芝生于柩初宣宗在翼郎章宗詔諸王求民家子
以廣繼嗣后入王邸及見后姊有姿色又納之貞祐元年封
后為元妃姊為淑妃淑妃生哀宗后無子養為己子二年賜
姓溫敦氏立為皇后莊獻太子薨立哀宗為太子宣宗崩哀
宗即位尊后及淑妃俱為皇太后后宮曰仁聖淑妃宮曰慈
聖或云宣宗為諸王時莊獻太子母為正妃自王氏姊妹入
宮而寵衰尋為尼宣宗即位遂立王氏為后皆后姊之謀也

姊若可賜
李師兒蚤
為皇后矣

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風昏霾黃氣充塞天地后嘗夢丐
者數萬踵其後心甚惡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貧
窶故控訴焉后勅有司京城設粥與水藥及壬辰癸巳歲河
南饑饉元兵圍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餘萬后目覩
焉哀宗將禘祭有司奏冕服成上請兩宮太后御內殿試衣
之以見兩宮大悅上更便服奉觴為壽仁聖曰祖宗取天下
甚不易何時使四方承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法服於中都
祖廟行禘饗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嘗敢忘慈聖曰恒
有此心則見此當有期矣遂酌酒與上歡然而罷天興元年
哀宗遷歸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單四喜木甲荅失不奉迎

淑妃已

卒兩、宮太后、皇后也

兩宮四喜與內侍馬福惠至汴時河朔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託以報捷執小黃旗入至則奏兩宮以奉迎之意召二相入議二相及烏古孫奴申極言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勅從事二相不復敢言制旨取兩宮柔妃裴滿氏令人張秀藥皇乳母鞏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粟黃者七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賜忠孝軍以兩宮財物之半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軍是夜兩宮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遲回問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后旨馳還癸卯入京頓

四喜家駕至還宮議以是夜再往太后憊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元兵入城太后北遷不知所終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訶院宿佛殿中后妃北行將發李氏於佛像前縊死書其門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

淑妃王氏王皇后之姊也哀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后性端嚴頗通古今哀宗為皇太子有過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榷楚一日宮中就食尙器以玉盃楪奉太后及帝后以瑪瑙器進荆王母真妃龐氏后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豈卑我兒婦耶非飲食細故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宮中奉真妃有加或告荆王謀不軌下獄議已定帝言于后后曰汝止

大難得

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亦絕，何爲欲效之耶？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撫之。哀宗寵一宮人，欲立爲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后語使者曰：爾出東華門，不論何人，首遇者卽賜之，遇一販繒者，遂賜爲妻。點檢撒合輦教上騎鞞，后戒之曰：汝爲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耶？再有聞，必大杖決汝矣。比年小捷，文士有奏賦頌言聖德中興者，后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如是。正大八年崩，遺命務從儉約，葬汴城迎朔門外，謚曰明惠。

哀宗皇后徒單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割肉以進。興定四年，后父鎮南軍節度使頑僧有罪，宣宗以后純孝，曲赦之。哀宗遷歸德，遣后弟四喜等詣汴奉迎，夜至陳留，不敢進，復歸于汴。崔立叛，城破北遷，不知所終。四喜等既不獲奉，兩宮出，四喜與其妻完顏氏，荅失不與其父咬住，以忠孝卒。九十七騎奪曹門，將往歸德，不得出，轉陳州門，亦爲門卒所止。門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經歷官完顏合住權帥職，麾門卒放之出，曰：罪在我，非汝等之過。明日，崔立以數十騎召合住，合住自分必死，易衣冠而往，立左右欲加刃，立遙見之，問汝是放忠孝軍出門者耶？合住曰：然。天子使命，其實放之，罪

在某立忽若有所省，謂其下曰：「此官人，我識之。前築裏城時，與我同事，我所部十餘卒，盜官木罪當死。此官人但笞數十而已。此家能殺人，能救人，因好謂合住。」業已放出，吾不汝罪也。四喜等至歸德，上驚問兩宮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入宮。」上曰：「汝妻汝父，獨得出耶？」皆斬之。論曰：四喜等奉迎兩宮，而值崔立之變，智者居此，與兩宮周旋其間，俟事變之定，而徐圖之，萬一不然，以一死殉之耳。他無策也。乃奉其私親以出，而望人主貸其死，得乎？

宗室

蒲家奴，景祖之孫。康宗八年，係遼籍女直紇石烈部，阻兵招

納，命邊民多歸之。蒲家奴以偏師夜行，晝止，抵石勒水，襲破之，盡俘其孥而還。太祖自草灤追遼帝，蒲家奴為前鋒，戒之曰：「彼若深溝高壘，未可與戰。即偵伺巡邏，勿令遁去。以俟大軍，若其無備，便可擊也。」太祖次胡离畛川，吳十馬和尚至小魚灤，夜潛入遼主營，執新羅奴以還。遂知遼帝所在，蒲家奴晝夜兼行，追及于石輦鐸。金兵至者纔千人，遼兵圍之。余睹指遼帝麾蓋，騎兵馳之。遼帝遜去，兵遂潰，所殺甚衆。天會間，為司空，封王。卒，配享太祖廟廷。

璋，世祖之後，通女直契丹漢字，充牌印祗候，以罪免，寓居中。都海陵伐宋，蒲察沙离，同掌留府事。世宗即位于遼陽，璋

史綱 卷之三十一
勸沙离只歸世宗不從璋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等以兵入留守府殺沙离只及判官漫撚撒离喝推阿瑣爲留守璋行同知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與中都轉運使左淵大興少尹李天吉奉表如東京世宗以璋爲同知中都事璋心不自安與兵部尙書可喜謀因世宗謁山陵作亂大定二年上謁山陵璋等會于可喜家說萬戶高松不從璋知事不成乃與可喜詣有司自陳上誅可喜等以璋爲彰化軍節度使宋將吳璘出散關據寶雞以西詔璋赴都監徒單合喜軍前宋人據原州寧州刺史顏蓋門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宋將姚良輔以兵十萬至原州諸將不敢與戰璋至會平

涼涇州潘原長武等戍兵合二萬人使許里阿補以兵二千軍於城北習尼列以兵三千軍於城西北麥子原據高阜爲陣璋以本部兵陣於城西姚良輔出自北嶺先遣萬人攻許里阿補自以軍九萬陣麥子原下捍以劍盾行馬外列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鎖足行馬間持大刀爲拒分爲八陣別以騎二千襲璋軍璋遣兵二千援許里阿補遣兵二千益習尼列許里阿補與宋人接戰敗之宋兵在麥子原者最堅習尼列以兵五千沿壕伏餘兵皆捨馬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之其行馬以前衝以長槍行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兵稍挫習尼列乘勝麾兵撤其行馬破七陣良輔復整兵出習尼列

史綱 卷之三十一
少邽璋已破城下兵與習尼列會使僕根以伏兵擊良輔習
尼列亦整兵奮擊之大破良輔軍斬首萬餘級墜壕死者不
可勝計鎖足行馬者盡殪之良輔中創去遂圍原州穴其西
城城圯宋人宵遯璋入原州宋戍軍聞之皆遯去宋吳璘復
據德順州璋與習尼列將兵攻之璋率騎兵前行與璘戰于
遂沙山下敗之追北四十餘里璘軍遇隘不得前斬首數十
級璋至德順璘據城北險要爲營璋亦策營與璘相望兩軍
遇於城東凡五接戰璘軍敗走璋追至城下璘軍據城北岡
阜城上兵相應以弩夾射璋軍璋軍佯却城中出兵來追璋
反旆與戰大敗之璘遣兵據東山堡欲樹柵璋謂習尼列曰

敵若據東山堡此城必不可拔宜急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
習尼列以兵逼東山堡璘兵恃濠相拒短兵接璘兵退走習
尼列追擊之璘城北兵登北岡來戰璋軍少邽璘遂焚璋攻
具璋率兵踰北岡擊走之璘軍隔小塹射璋軍少邽習尼列
望見北原火發自東山堡來赴引善射者先登擊敗之璘據
險作三陣環以劍盾行馬璋遣石抹迭勒自後擊之移刺補
以二千人當其前以強弓射之璘兵大敗墮溝壑者甚衆璋
度澗追之斬數千級而還璘雖敗猶率衆保險合喜使副總
管古查刺來問策諸將曰吳璘恃險我退軍平涼彼必棄險
就平地璘不善野戰可圖也璋曰彼恃其衆非特恃險也昔

史紀 卷之三十一
人有言寧棄千軍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涼
彼深入吾地固壘以拒我則如之何查刺還報合喜率四萬
人來會詰旦陰霧晦冥璘分兵四道來襲戰于城東離而復
合者數四漢軍千戶李展率麾下兵先登奮擊之璘軍陣動
璋乘勝踵擊璘軍敗追至北岡璘走險璋急擊之殺畧殆盡
璘分軍守秦州合喜駐軍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
兵守之斷其餉道璘乃引歸以璋爲御史大夫璋奏文武百
官有相爲朋黨者今臺中自臣外無女直人乞不限資考量
材奏擬上曰朋黨爲誰卽糾治之朕選女直人未得其人豈
以資考爲限以璋爲賀宋正旦使旣行上遣人馳諭曰宋人

若不遵舊禮慎勿付書如不令卿等入見卽持書歸若迫而
取之亦勿赴宴其回書及禮物一切勿受璋至臨安宋人請
以太子接書不從旣就館宋人迫取書璋與之多受禮物上
怒欲寘之極刑左丞相良弼曰璋爲將大破宋軍宋人讐之
久矣將因此陷之死地今若殺璋正墮其計中耳上乃杖璋
百五十除名副使高翊杖百没入其所受禮物後上念璋有
征伐功起爲武定軍節度使卒

勗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宗翰定汴
州太宗使勗往勞之宗翰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
還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完顏

史紀 卷之三十二
希尹依倣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故祖宗事皆不載天會六年詔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畧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直人入高麗者索之十餘年不已勗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亾烏蠢訛謨罕之苗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太祖與高麗通聞我將大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交兵幾三十年今雖連和當時壯者已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

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衆願而必欲求爲已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已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皇叔祖字冠其銜勗力辭皇統元年勗撰祖宗實錄成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詔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兼舊制皇兄弟皇子爲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蓋異數也宴羣臣于五雲樓勗進

酒稱謝帝起立受飲盡歡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
虎獲之最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上日
近臣酣飲或繼以夜最諫上為止酒拜左丞相兼侍中封魯
國王海陵用事朝臣多附之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最面
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健乃敢如此海陵
跪謝進太師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
三省及宗本無罪誅最髭鬚頓白因上表請老海陵賜以玉
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最遂稱疾
篤表請愈切海陵不憚從之卒年五十九
撒改劾者長子景祖方役屬諸部愛次子世祖膽勇材畧命

金初未必
有滅遼之

志蓋恐遼
非之耳其
傳欠子亦
非加太王
傳季歷以
及昌也不
過擇其才
者授之以
保國其後
遼日荒而
金日盛雖
曰天命有
人事焉

長子劾者與同邸劾者專治家務世祖主外事世祖襲節度
使復越劾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襲位念劾者
不得立遂命撒改爲國相穆宗履藉父兄趾業鋤除強梗不
服已者使撒改取馬紀嶺道攻阿疎穆宗自將期阿疎城下
會軍撒改行次阿不塞水烏延部斜勒來謁謂撒改曰聞國
相將與太師會軍阿疎城下此爲入深必取之策宜先撫定
潺蠢星顯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
從之攻鈍恩城下之而與穆宗會阿疎城下鈍恩在南阿疎
在北穆宗聞撒改先取鈍恩城與初議不合頗不然之及遼
使來止勿攻阿疎然後深以先取鈍恩爲功也康宗沒太祖

稱都勃極烈與撒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流水人民撒改統之明年嗣節度命方至遼主荒于遊畋政事怠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與遼人戰于界上獲謝十使告克于撒改撒改及將士驩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滅遼自此始矣遣子宗翰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十萬于鴨子河師還太宗撒改辭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撒改行國相如故羣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可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輔後始正君

圖書之力

臣之禮焉拜撒改國論勃極烈五年卒太祖往弔乘白馬勢額哭之慟賻以所御馬及塋復親臨之撒改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為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撒改以宗臣為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為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配享太祖廟廷次子宗憲本名阿懶從兄宗翰伐宋汴京破眾入爭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撻懶宗雋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折之當時不用其言後賴宗弼乃復取河南陝西地焉累官尚

書左丞攝門下侍郎皇統五年議肆赦覃恩止及女直人宗
憲曰莫非王臣大慶豈可有間從之轉行臺平章政事爲太
原尹封鉅鹿王世宗卽位宗憲棄官來歸除中都留守拜平
章政事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
以三十月爲考宗憲曰昔太祖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
謀克今若改爲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
惡有不職者其弟侄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右丞相
卒
習不失本作辭不失昭祖之孫也健捷能左右射肅宗與桓
被散達戰於幹魯紺出水再失利世祖來援見軍吏無人色

乃使習不失陣於脫豁改原而身自搏戰敗其步軍習不失
從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遂步趨而出方戰
其外兄烏葛善射居敵騎中習不失呼之曰此是汝一人之
事乎何爲摧鋒居前如此乃以弓梢繫馬首而去是役也習
不失之功居多桓被散達旣敗習不失馬亦自歸世祖疑木
甲孛里篤與烏春爲變遣習不失單騎往觀孛里篤置酒樓
上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若將執已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
之外棄馬而歸其勇趨如此盃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與烏春
遇肅宗前戰習不失佐之載芻縱火煙焰蔽天大敗烏春執
盃乃以歸太祖獲麻產獻馘于遼習不失與穆宗太祖歡都

皆爲詳穩。收國元年爲阿買勃極烈。大輔七年太宗與習不
失居守。鄆王昂違紀律當死。時遼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
世宗生習不失。謂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
之。今國家迭有大慶。可減昂無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爲說。
太宗遂杖昂以聞。是歲卒。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迎謁。恐太
祖感動。不敢以告。太祖輒問曰。阿買勃極烈安在。太宗曰。今
卽至矣。封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
幹魯劾者。次子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幹魯將兵對築九城。
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高麗卒求和。收國二年。命幹魯統
諸軍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不過投其隙。

而取之。爾非有遠大之計。其亾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
我舊矣。易爲招懷。如其不從。卽進兵攻討。高永昌渤海人在
遼爲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甌口。永昌見遼政日非。太祖
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覬覦非常。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結怨。
永昌誘渤海人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
遂僭稱帝。遼人討之不能克。永昌使人以幣求救於太祖。願
併力以取遼。太祖使人諭之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
輒據之。以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欵。當處以王爵。永昌荅書不
遜。幹魯方趨東京。遼兵來攻。照散城烏論石準與戰。敗之。遼
師回。與幹魯遇於瀋州。大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願去名。

號稱藩幹魯使人往報之會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特以緩師爾幹魯進兵永昌遂殺使者率衆來拒遇于沃里活水我軍旣濟永昌之兵不戰而却逐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永昌奔長松島初太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釋之不殺往往中道亾去諸將以爲言太祖曰昔世祖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亾去旣而往往招其部人來降今此輩亾去後日當有効用者至是恩勝奴仙哥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卽所釋東京人也撻不野執永昌以獻殺之東京州縣盡降詔除遼法省賦稅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幹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叛敵

可取

據城西浮圖下射幹魯與鶻巴魯攻浮圖奪之命精銳下射城中遂破西京遼主在青塚幹魯往襲之遼主留輜重於青塚領兵走應州幹魯率兵邀之宗望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國璽幹魯使使奏捷詔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俚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孽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官來以其宗族付之以幹魯爲西北西南兩路副都統幹魯言夏人不盡歸戶口資帑而以宋人侵賜地求援兵宋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疆土蓋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不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遼主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誠有異圖宜盡索在夏戶口兩國事審處之

幹魯請弗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郭藥師交通從之
天會五年卒追封鄭國王配享太祖廟庭
銀朮可宗室子太祖使蒲家奴如遼取阿疎事久不決乃使
習古乃銀朮可繼往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體銀朮可等還
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太祖遂決意伐遼太祖與耶律訛
里朶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餘萬銀朮可婁室率眾衝其
中堅凡九陷陣而出大敗遼軍銀朮可與婁室攻黃龍府敗
遼兵于白馬濼及遼主西奔天德銀朮可以兵絕其後遼主
遂見獲後從宗翰伐宋攻汴城克之為燕京留守致仕封蜀
王卒配饗太宗廟庭子毅英宗弼謀取和尚原毅英以本部

破宋五萬人奪新义口是夜大雪道路皆冰毅英入自傍近
高山叢蒿翳蒼間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毅英請速人大散
關宗弼止之不聽宗弼以刀背擊其兜鍪使之退毅英曰敵
氣已沮不乘此進取後必悔之已而果然元帥右監軍撒离
喝撫治諸郡至同州故觀察使李世輔出迎撒离喝入城世
輔詐使通判獻甲以壯士十人被甲上廳事世輔突前執撒
离喝變起倉卒毅英至東門合荅雅領騎三十餘與毅英遇
世輔已擁撒离喝出西門毅英與合荅雅追之一進一退以
綴世輔世輔慮救兵至乃要撒离喝與之盟使勿追棄撒离
喝於道側毅英識其聲與騎而歸除安遠大將軍師至耀州

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穀英伏兵山谷間，使人趨山巔，令視敵出，舉幟指其所向。明日，城中人出閱如前，山巔旗舉，伏兵發，宋兵敗，爭入城。山巔兵已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望見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應之。元帥撒離喝欲退守京兆，俟河南河東軍。穀英曰：「我一退，吳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屬無類矣。」撒離喝曰：「計將安出？」穀英曰：「事危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來。」穀英與斜補出，各以選騎五百摧其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拔離速曰：「二子當其左右，拔離速願當其中。」元帥據岡阜，多張旗幟。

爲疑兵，可以得志。撒離喝從之。吳玠兵果自西原來，穀英斜補出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吳玠左右軍少退，拔離速當其前衝擊之，遂敗玠軍，僵尸枕藉，澗谷皆滿。自此蜀人喪氣，不敢復出關陝。遂定。正隆末，爲中都留守。世宗卽位於遼陽，使穀英、阿魯瓦命穀英爲左副元帥，宣大定。改元詔赦于河東、河北、山東諸路。穀英猶豫未決，士卒皆欲歸。世宗，穀英不得已，乃受命。以元帥令下諸路，亟泥馬槽二萬具，諸路聞之，以爲大軍且至。然後遣人宣赦，所至皆聽命。穀英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請至府議事。穀英疑璋有謀，乃陽許諾，具節仗若將往者，遂率騎從出施仁門，見世宗于三河，拜平章政事，罷爲

東京留守，穀英宿將，恃功在東京時，詔問以邊事，穀英謂詔使曰：爾解何事？待我到闕，奏陳至入見，竟無一語及邊事。在相位，多自尊，已所欲，輒奏行之。及除留守，忿忿不接賓客。雖近臣往，亦不見。上怒，改濟南尹，復為東京留守，致仕。史臣上太宗睿宗實錄，上曰：當時舊人親見者，惟穀英在。詔修撰溫

宗室多善戰，此其所以強也。

阿合懣，太祖第八子也。太祖謀伐遼，阿合懣贊成之。既舉兵，阿合懣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合懣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

乃許之。太祖卽位，阿合懣與宗翰以耕具為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為國論乙室勃極烈。始未有文字，祖宗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修本朝譜牒，聞人父祖名，卽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積年舊事，人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為釋其意義。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女直之舊疾革。上幸其家，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卒年四十九，追封隋國王，配饗太祖廟。庭次子晏，本名幹論烏底，改叛。太宗命督諸軍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

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令諸軍據高山，連木爲柵，示以持久計。聲言俟大軍畢集，乃發。多張旗幟，爲疑兵。密具舟楫，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大破之。封齊王，拜左丞相兼都元帥。致仕卒。兄子宗尹，大定八年爲樞密副使。上問宰臣曰：宗尹雖才無大過人，而性行淳厚，且國之舊臣，朕欲以爲平章政事，何如？宰執皆曰：宗尹爲相，甚協衆望。卽日拜平章政事，封代國公。時民間錢幣不通，上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之物，積於上而滯於下，所以不通。海陵軍興，爲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錢。大定初，軍事未息，調度不繼，故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悉宜罷去。於是養馬等錢皆罷。他日上

謂宰臣曰：宗尹治家嚴密，他人不及也。因顧宗尹曰：政事亦當如此矣。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謂宰臣曰：丞相志寧嘗言：若詔遣征代，所不敢辭。宰相之職，實不敢當。宗尹亦豈此意邪？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上以問宗尹。宗尹曰：隨仕之子，父沒不還本土，以此多好游蕩。上命召還。二十七年，乞致仕。宰臣奏宗尹舊臣，宜在左右。上曰：宰相總天下事，非養老之地。若不堪其職，朕亦有愧焉。宗尹旣謝，上問其子汝父致仕將居何所？對曰：族屬旣多，不能復在京師。上遣使問宗尹曰：朕欲留卿，時相從游。卿子之言如此，今定如何？宗尹曰：聖主旣哀老臣，不忍擯棄，使時時得瞻望天顏，臣豈敢他往？於是賜

史綱 卷之三十一
甲第一區凡宴集畋獵皆從焉明年卒宗寧阿离合懣諸孫
爲臨潢尹鄰國有警宗寧知邊人乏糧出倉粟令以牛易之
敵知有粟遁去窩幹亂後邊人苦無牛宗寧復令民入粟易
牛民旣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此拜平章政事卒
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樞相見而異之曰此兒
風骨非常他日必爲國器因解佩刀使置其側曰俟其成人
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太祖將舉兵宗
雄曰遼主驕侈又不知兵可取也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
雄摧鋒力戰功多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馳門諸將曰遼軍勢
甚盛不宜速戰宗雄曰遼兵雖衆而皆庸將士卒惴惴不足

畏也戰則破之掌握間耳上曰善追及遼帝于護步荅岡宗
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挺擊遼兵馬首後行者
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其功執手勞之西京旣降復叛時糧餉
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
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旣而夜
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遂克西京
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神色不變恐上知之罪
射者旣拔去其矢託疾歸家臥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
之材武躡捷挽強射遠幾二百步嘗走馬射三麀已中其二
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步射獲之宗雄方逐兔捷懶亦從後射

之已發矢，撻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矢，射兔中。之其輕健如此。卒年四十，追封楚王，配享太祖廟庭。宗幹納其妻海陵篡位，囚宗雄妻於府署，與其子婦七人皆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濠水。

撻懶一名昌，穆宗之子。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為安撫使，治東平。撻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決焉。後為右副元帥，封魯國王。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詔諸將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撻懶力舉劉豫，遂立豫為齊帝。豫立數年，無尺寸功。詔降豫為蜀王。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河南陝西地於撻懶。明年，撻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

舊地與宋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撻懶合。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撻懶弟昂亦以為不可。撻懶責昂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昂曰：「苟利國家，豈敢私邪？」時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位在宗幹上。撻懶宗雋附之，宗雋為次相。撻懶持兵柄，竟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宗磐陰扈尤甚。撻懶謀反，事覺，宗磐宗雋皆伏誅。以撻懶屬尊有功，釋不問。出為行臺尚書左丞相。撻懶至燕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鵬懶謀反。宗弼言撻懶與宋交通，倡議割地，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撻懶謀反，熙宗乃

下詔誅之。撻懶自燕京南走，追殺之于祁州。及其二子并殺翼王。

果本名撒离喝，安帝六代孫，爲世祖養子。從睿宗平陝西，撒离喝徇地涓西，降德順鎮戎二軍，進平熙河，取保川城。明年同奔覲討平河外，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屬，攻慶陽，降其城。慕洵以環州降，撒离喝請收劍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遇于沙會，灤敗之，遂克金州，破吳玠軍于饒風關，取真符縣、洋州、人興元府，盡下諸砦。及仙人關，遷右副元帥，封應國公。海陵升蒲州爲河中府，以撒离喝爲河中尹，自陝西入朝，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卽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

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色變，撒离喝亦悔其言，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官賞之。海陵以撒离喝久握兵在外，得士心，忌之，以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以玉帶璽書賜之。撒离喝至汴，行臺右副元帥撻不野女爲海陵妃，海陵使圖之，無令撒离喝預軍事。撒离喝不知，每事輒爭之。撻不野詭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撻不野，今未嘗別奉詔命，陝西之事撻不野固不敢干涉，撻不野久在河南，將帥畏而附之，撒离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王教，海陵欲盡除宗室勳舊。』元帥府令史遙設希海陵

旨學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御史大夫宗安封題已經開拆書紙隱約若經水浸者稱宗安於宮門外遺此書遙設拾得之其書曰阿渾汝安樂否前者走馬來時曾議論我教汝平章及謀里野等處覷事勢再通往來緩急圖謀知汝已備細言之謀里野所言煞是只殺撻不野則南路無憂慮矣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刺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毫必落他手也阿渾見此書約定月日却寫書教掃胡來女直謂子阿渾平章宗義也遙設從左都監阿覩上變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

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寘掃胡爐炭上掃胡不能堪自誣服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必不免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冤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廝魯渾殺撒离喝于汴族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嘗從撒离喝特末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皆族誅撒离喝親屬坐死者二十餘人宗義幼弟阿虎里其妻撻不野女海陵妃女兒阿虎里將刑使者不忍見面以衾覆而縊之當其願久不死及去被再縊之而赦死使至遂得免後封爲王潞王孫耶魯候撒离喝于汴廝魯渾執之耶魯

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廝魯渾亦殺之以遙設爲同知博州事。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撒离喝當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蕭玉別名遙。設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初。撒离喝追封金源郡王。宗義亦復官爵。論曰撒离喝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旣以言致疑。猶與撻不也。辨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

昂本名奔睹。景祖弟孛黑之孫。幼時侍太祖。太祖令數人角力。時昂年十五。太祖曰汝試爲之。遂連仆六人。太祖喜。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昂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右

兵數千列陣于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除東平尹。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昂有軍五千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爲疑兵。自以精兵陣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襲之。至清口。飛衆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夜將半。昂促衆北徙。諸將難之。昂鳴鼓督之。下令曰鼓聲絕。敢後者斬。遂棄營去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劫營。無所得而去。諸將問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泝流而上者誘我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

下流其襲我必矣。衆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城中兵纔千餘。守將遣人求救。昂曰：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爲聲援。飛乃退。進樞密使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昂五十。久之。封楚國公。太保。海陵南伐。分諸路軍爲三十二總管。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以昂爲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築臺于江上。召昂及副大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矣。蒲盧渾曰：舟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昂與蒲盧渾。明日先濟。昂大懼。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至揚州。軍變。海陵死。世宗卽位。遼

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寢殿小底宗浩奉表賀。大軍北還。昂恐宋人躡其後。卽以罷兵移書于宋。入見。世宗深慰勞之。封漢國公。拜都元帥。太保如故。大定三年卒。昂在海陵時。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嘗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及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或以子孫計爲言。荅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聞者以爲達。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材。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

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爲氏。宣宗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爲氏。非宗室同姓者。蓋不可辨矣。

石土門

石土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爲部長。父直离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孫。雖同宗屬。不相通問久矣。景祖時。直离海使部人邈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邈孫歲餘。厚其餼廩。及還。以幣帛數筐爲贈。耶懶歲饑。景祖與之牛馬。以助糴費。使世祖往致之。會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離左右。世祖疾愈。辭歸。握手爲別。石土門體貌魁偉。質直孝友。勇敢善戰。世祖襲位。石

土門招諭諸部。附於世祖。世祖伐烏春窩謀罕等。石土門以所部從戰有功。太祖伐遼。其子蟬蠢從行。上語之曰。吾妃之妹白散在遼。俟其獲。當以爲汝婦。竟如其言。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率善射者三百人來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喜其至。親出迎勞。卒年六十一。追封金源郡王。弟完顏忠。本名廸古。乃太祖器重之。太祖將舉兵伐遼。未決。欲與廸古乃計事。乃親至所部。居數日。少間。太祖馮其肩而語曰。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爲我決之。遼名爲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而西。君以爲如何。廸古乃曰。以主公英武。士衆樂爲用。遼帝荒于游畋。政令無常。易與

金法之嚴
如此

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遼使婆盧火來徵兵迪古乃以兵會牧國二年與幹魯古敗耶律捏里于蒺藜山下顯乾惠等州天輔二年與婁室入見上曰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各三十熙宗十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古配饗太祖廟庭追封金源郡王

石顯

石顯烏林荅部人昭祖以條教約束諸部顯陸梁不可制及昭祖没于逼刺紀村部人以柩歸顯邀於路攻而奪之揚言曰汝輩以石魯為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徒募軍追及之與戰復得柩眾推景昶為諸部長攻之不能克乃以

顯阻絕海東路告於遼遼帝使人讓之曰汝何敢阻絕鷹路審無他意遣其酋長來顯使其子婆諸刊入朝遼人厚賜遣還曰汝父信無他宜身自入朝顯信之入見於春蒐婆諸刊從遼主謂石顯曰罪在汝不在汝子命婆諸刊還而流顯於邊地會活刺渾水部臘醅麻產起兵婆諸刊從之敗於暮稜水麻產遁去婆諸刊與臘醅就擒及其黨與皆獻之遼主久之世祖復使人言曰婆諸刊不還其部人疑懼且亂遼主以為然前後所獻罪人皆還之世祖没肅宗襲節度使麻產據直屋鎧水繕完營堡招納亡命杜絕往來者世祖使康宗及太祖伐之時混同江大水康宗自阿隣岡乘舟至帥水舍舟

而進使太祖從東路取麻產家屬盡獲之康宗圍麻產太祖
來會麻產乘夜突圍遯去太祖曰麻產之家蕩盡矣走將安
歸追之麻產與三騎來伺軍其一人墜馬太祖問之其人曰
我隨麻產來伺軍者問麻產所在曰走矣麻產與一騎分道
走太祖命劾魯古追東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屋鎧水失
其人所在太祖急前追得遺甲於路迹而往前至大澤澤淖
其人棄馬入荏葦太祖亦棄馬追及之與之戰烏古論壯士
活臘胡乘馬來問太祖曰此戰者何人也太祖初不識麻產
謾應曰麻產也活臘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馬援槍進
戰麻產連射活臘胡活臘胡中二矢不能戰有頃軍至圍之

歡都射中麻產首遂擒之無有識之者活臘胡前扶其首而
視之見其齒豁曰真麻產也麻產張目曰公等事定矣遂殺
之獻馘於遼

阿疎

阿疎星顯水部人父阿海事景祖世祖世祖破烏春還阿海
率官屬士民迎謁獻黃金五斗世祖諭之曰烏春本微賤吾
父撫育之使爲部長而忘大恩乃結怨於我自取滅亾吾與
汝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數亦將終我死
汝等當念我竭力以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亾如烏春
矣阿海與衆跪而泣曰太師若有不諱衆人賴誰以生勿爲

此言未幾世祖沒阿海亦死阿踈繼之阿踈自其父時常以
事來昭肅皇后甚憐愛之每至必留月餘乃遣歸阿踈既爲
勃董與徒單部詐都爭長肅宗治之長阿踈穆宗嗣節度聞
阿踈有異志乃召阿踈賜以鞍馬深加撫諭阿踈歸謀益甚
復召之阿踈不來遂與同部毛睹祿等起兵穆宗自馬紀嶺
攻之撒改自胡論嶺往畧定潺春星顯兩路攻下鈍恩城穆
宗至阿踈城阿踈往訴于遼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
劾者守阿踈城而歸劾者守阿踈城二年毛睹祿降阿踈在
遼不敢歸遼使復來穆宗使烏林荅石魯濟師戒劾者曰遼
使至可以計却勿罷兵也令易衣服旗幟與阿踈城中同色

穆宗使胡魯邈與遼使至劾者軍軍中衣服旗幟與城中
如一遼使不能辨劾者詭曰吾等自相攻于汝何事誰識汝
之太師乃刺殺胡魯邈遜所乘馬遼使驚走遂破其城殺阿
踈弟秋故保阿踈無所歸遂留于遼及太祖伐遼底遼之績
告于天地以阿踈亾命遼人不與爲言凡與遼往復書命必
及之天輔六年閣母婁室畧定天德等州獲阿踈軍士問之
曰爾爲誰曰我破遼鬼也論曰世祖擒臘醅婆諸刊既獻之
遼以爲功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爲亂遼人不察盡
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穆宗止遼使始終
以鷹路誤之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

之世祖弗與曰外難未平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
秃耳馬遼貴人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為重既獻而
求之則誑遼以市恩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不悟豈耶
律之數將終故天奪其魄歟

歡都

歡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則
同川居死則同谷塋土人呼昭祖為勇石魯呼石魯為賢石
魯初烏扎薩部有美女名罷敵悔蜀東水人掠而去生二女
長曰達回幼曰萍賽昭祖與石魯謀取之遂偕至嶺右炷火
於箭端而射蜀東水人怪之皆走險阻久之不復見却還所

人走地、空外其曲折

居昭祖及石魯以衆至虜二女子以歸冬納其一以為妾時
諸部不宥用條教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遂入蘇濱耶懶之
地石魯佐之也世祖初襲節度使跋黑以屬尊蓄異謀諸部
相繼為變歡都入預謀議出臨戰陣烏春作難幹勒部人盃
乃與之相結欲先除歡都會其家被火使隸人不歌東誣放
火為歡都胡土遣人謂世祖曰不歌東來告曰前日之火歡
都等縱之若不棄舊好其執縱火之人以來世祖未決石盧
幹勒曰盃乃兄弟也豈以二人之故而與兄弟構怨乎彼自
取之又將尤誰不如與之歡都被甲執戟向前曰彼為亂之
人若取太師兄弟亦將與之乎今取我輩我輩決不可往若

必用戰、當盡力致死。穆宗曰：壯哉！歡都以我所見，正如此耳。衆皆稱喜。穆宗贈歡都以馬，曰：戰則乘此，世祖乃往見盃，乃隔鼈刺水而與之，言曰：不歌來，既告縱火，由歡都等當遣不歌來，不歌來至，世祖殺之。既而聞放火者，盃乃家人阿出，胡山也。烏春窩謀罕據活刺渾水，世祖既許之降，以騷臘撻懶觀勝負，不助軍，欲因還軍滅之。撻懶穆宗皇后之弟也。歡都下馬執轡而言曰：獨不念蒲陽温與弟婦乎？世祖感其言，遂止。蒲陽温漢語幼弟也。穆宗德之後，以撻懶女妻其子谷神。太祖追麻產歡都射中其首，遂獲之。遼人以穆宗太祖辭下失歡都，俱爲詳穩納喝部撒八之弟阿注阿，與人爭部族。

不獲來歸。穆宗阿注阿之甥撻達告阿注阿，必爲變。穆宗不信而殺之。撒達臨死，歎曰：後必知之。穆宗晨出獵，阿注阿糾率七八人操兵入宅，據寢門，劫皇后及家人。歡都入見阿注阿，曰：閨門眷屬，豈足劫質？汝固識我，盍以我爲質。阿注阿從之，解皇后而質歡都。撒改使人告急于獵所，穆宗亦心動。罷獵中途逢告者，及至阿注阿，謂穆宗曰：可使女直知名官僚送我兄弟親屬，由咸州路入遼國，庫金廐馬與我，勿惜。歡都當送我至遼境，然後還要。穆宗盟穆宗從之。阿注阿遂執歡都，都等七人以衣裾相結，送至遼境，乃釋之。歡都至黃龍府，使人要遮阿注阿黨屬，具報於遼。遼人流之曷董城。穆宗襲位。

史紀 卷之三十一
從兄弟習烈斜鉢等有異言曰君相之位何以皆渠輩爲之歡都曰汝輩若紛爭則吾必不默默而已衆遂不敢言歡都事四君出入四十年世祖曰吾有歡都何事不成肅宗委任冠於近僚穆宗嗣位凡圖遼事皆委之康宗尤加敬禮十一年得病避疾於米里每水卒年六十三喪歸康宗迓於路送至其家親視塋事子谷神謀演谷神別有傳老勃論拔合汝轄拔速三勃董爭千戶上曰汝輩能如歡都父子有勞於國乎乃命謀演爲千戶三人皆隸焉其眷顧如此

太祖子孫

邢王宗敏太祖第十二子海陵謀弒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

欲除之時熙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殘殺國家事重奈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弒熙宗使世宗召宗敏宗敏疑懼不敢往世宗曰叔父今不卽往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心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刃擊宗敏膚髮血肉狼藉遍地世宗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尙已行之此蟻虱爾何足道者正隆六年海陵復殺其子密國公阿里罕大定間詔復官爵
胙王常勝熙宗弟也爲北京留守皇統七年四月賜宴便殿

熙宗被酒酌酒賜常勝常勝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常勝逃去命左丞宗憲召之宗憲與常勝俱去上益怒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手殺之海陵與唐括辨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以已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辨與秉德意不在海陵辨曰無胙王常勝乎海陵復問其次辨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踈由是海陵心忌二人時阿楞爲奉國上將軍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以皇弟二字疑爲常勝使特思鞫之無狀海陵知熙宗有疑常勝心可因此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不稱他人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非常勝查刺而誰特思故出之熙宗使唐括辨按問特思

特思誣服於是殺常勝查刺特思海陵并擠阿楞殺之阿楞弟撻楞熙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旣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爲忠益信任之子合住大定末自南京副留守遷太宗正丞上問宰臣曰合住爲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叅政宗浩曰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胙王外若愚訥臨事明敏過人朕兄弟間於常勝尤欵密

可喜紀王宗強子爲忻州刺史海陵遣使殺之可喜聞世宗卽位棄州來歸除兵部尙書性狼戾好亂以太祖孫有異志世宗初至中都恠惚多事扈從諸軍未暇行賞或有怨言昭武大將軍幹論初無降志及河南統軍司令史幹里朶俱

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與弒熙宗世宗踈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自領職因而授之完顏布輝為副統以罪解職於是可喜等謀因扈從軍士怨望作亂幹論曰押軍沃窟刺必不違我惟忠曰我嘗為神翼軍總管有兩銀牌尚在可以矯發內藏賞士萬戶高松與我舊必見聽眾曰若得此軍舉事無難矣幹論往約沃窟刺沃窟刺從之惟忠往說高松高松不聽二年正月上謁山陵可喜中道稱疾而歸夜召幹論等會其家沃窟刺以兵赴之璋曰今不得高松軍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輝乃擒幹論惟忠幹里朶沃窟刺詣右司自首既下獄可喜不自言其始謀及與幹論面質然後款伏上詔罪

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孫皆免緣坐遂誅幹論等除璋彰化軍節度使布輝濬州防禦使

婁室

婁室完顏部人遼主自鴛鴦灤西走婁室追至白水灤獲其內庫寶物遂與闍母攻破西京至天德雲內寧邊東勝其官吏皆降獲阿疎夏人救遼兵次天德婁室使騎二百為候兵夏人敗之復使阿土罕以二百騎往遇伏兵獨阿土罕脫歸時久雨諸將欲且休息婁室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彼將以我怯來攻我矣乃選千騎往遲明出陵野嶺獲生口問之其帥李良輔也將至登高望之夏人恃眾而不整方濟

水爲陣，乃使人報幹魯。婁室分軍爲二，迭出迭入，轉戰三十里。過宜水，幹魯軍至，合擊敗之。遼都統大石犯奉聖州，壁龍門東。婁室以兵襲之，生獲大石，其衆遂降。夏人屯兵於可敦館，宗翰遣婁室戍朔州，築城於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西山。兵擒其帥趙公直，復襲遼王于余都谷。遼主從數十騎逸去。婁室遣族子海里及朮得往見遼王，諭之使降。遼主已窮蹙，待於阿敦山之東。婁室因獲之，賜鐵券、銀朮，可圍太原。宋統制劉臻率衆十萬出壽陽救之。婁室擊破宋師，宋張灝營文水。婁室與戰，灝大敗。宗翰定太原，婁室下汾石二州，取平定軍，降遼州。宗翰取汴州，使婁室自平陽道先趨河南，敗宋

兵於襄垣，破天井關，遂降河陽。旣渡河，徑薄西京城，中出兵拒戰，敗之。西京降。於是滎陽、滎澤、鄭州、中牟皆下。宗翰使婁室率師趨陝津，攻河東郡縣之未下者，敗敵于陝城下，遂克陝府，破蒲解軍二萬，盡覆之。安邑、解州降。遂克河中府，降絳、慈隰、石等州。宗翰使婁室取陝西，敗宋將范致虛軍，下同華、二州。克京兆府，獲宋制置使傅亮，遂克鳳翔。宗翰命婁室專事陝西，破敵於同州，克丹州，進克延安府，遂降綏德軍，破青澗城。宋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降，而晉寧軍久不下。婁室欲去之，賽里曰：「此與夏鄰，且生他變，城中無井，日取河水以爲飲，乃決渠于東，泄其水，城中遂困。」李位、石乙啓敦門。

史綱 卷之三十一
降守將徐徽言據子城戰三日衆潰徽言與統制孫昂不屈殺之遂降鄜坊二州延安鄜坊諸州皆殘破人民存者無幾婁室置官輯安之降建昌軍下乾州進克邠州睿宗以右副元帥總陝西征代時婁室有疾睿宗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左翼軍却婁室以右翼力戰軍勢復振浚軍遂敗睿宗曰力疾鏖戰以徇王事遂破巨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卒追封莘王配享太宗廟庭子活女婁室圍太原宋將种師中以兵十萬來援活女破斬之大軍至河無船不得渡婁室遣活女循水上下活女率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大軍皆繼之歷京兆尹封廣平郡王

